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
第二十六回 顯法術鐵釘釘巨樹 賣風情纖手送生梨

話說孫癩子存心要打聽鄧法官如何被妖精害了的情形，喜得瀏陽人都很關心鄧法官的事。就是平常的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只要是鄧法官的，瀏陽人多歡喜傳說。無論老弱婦孺，隨便在甚麼地方遇見了鄧法官，多是笑嘻嘻的要鄧法官使點法術玩玩。鄧法官生性歡喜炫耀本領，有人要求他使法，他完全拒絕的時候極少。常有少年婦女在路上行走，忽然褲帶做幾截斷了，褲子掉了下來，赤條條的沒一些兒遮掩，被路人看得羞的哭起來。及至拾起褲腰來找褲帶時，卻又是好好地並不曾斷。遇了這種時候，不用疑惑，不用打聽，人人都知道必是鄧法官在附近，有人要求他使法。有時少年婦女在路上走著，忽然覺得要小解，急漲得片刻都不能忍耐，每每的來不及解褲子蹲下去，真是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，直弄得下半身透濕，寸步難移，不待說是窘狀畢露。在這時候，必有一大堆人在附近山頂上，或高阜之外拍手大笑。雖人人知道是鄧法官的無聊舉動，然被作弄的人，只有哭泣，連罵也不敢罵一句，因為罵了他更有的是苦吃。鄧法官其所以專喜輕薄少年婦女，卻有個緣故。據傳說他在醴陵曾收了一個徒弟，將符本給徒弟帶回家中練習。那徒弟是有老婆的。學法術的人，有許多禁忌，而最要緊是不能與老婆同房。年少的老婆不甘寂寞，勸說丈夫又不肯聽，氣忿不過，乘丈夫不在家中的時候，將鄧法官的符本，塞在馬桶裡面。丈夫回家不見了符本，詰問老婆，老婆也不隱瞞。把個丈夫氣得要死，夫妻打了一架。丈夫跑到鄧法官家，將情形告知師傅。鄧法官這一氣也非同小可，忿然說道：「這種不顧廉恥的賤婦，留在世上有何用處。不如殺死了的乾淨，」當即發出飛劍，去殺那老婆。想不到那老婆身上正在經期之中，飛劍到她身邊的時候，湊巧坐在馬桶上，將月經帶握在手中，飛劍是通靈的東西，受不得污穢，不敢近前去刺那老婆，只在老婆左右前後飛繞。那老婆低頭坐在馬桶上，忽見眼前一亮，抬頭看時，只見一條丈來長的青蛇在空中圍著自己旋轉，心裡明白不是自己丈夫使的法術，便是鄧法官使的法術。也不害怕，順手提起月經帶，對準青蛇擲去。那青蛇即時落地，變成了一柄三尺來長的劍。那老婆還恐怕他有變化，起身塗了些經血在上面。

後來鄧法官為污了這把劍，足費了二年多苦工夫，才將這劍修練還原，賭氣不在醴陵住了。那徒弟就是王大門神，也賭氣不要老婆了，情願跟著師傅學法。鄧法官便因此不歡喜少年婦女。常說：少年婦女只知道淫欲，為要遂自己的淫欲，無論如何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，有時連性命都可以不顧，廉恥是不待說不放心上。這類少婦，盡可不必重視她，盡可任意輕薄她，鄧法官的這般存心，所以在瀏陽專一歡喜尋少年婦女開心。有些生性淫蕩的少年婦女，不知鄧法官存心輕薄他們，見鄧法官和他們談風話，以為他是一個喜嫖的人，倒找著鄧法官親近，要求鄧法官玩把戲給他們看。

鄧法官的把戲，本是隨時隨地都喜玩給人看的。合抱不變的大樹，鄧法官只須用一口寸來長的鐵釘，插進樹身裡面，次日看這樹，就枝枯葉落的死了。瀏陽四鄉的大樹，是這般被鄧法官釘死了的，已不計其數了。只南鄉社壇旁邊有一枝古梨樹，老幹撐天，已多年不結梨子了。這樹的年代雖不可考，然至少非有數百年，不能長得這般高大，這般蒼古。鄧法官在夏天裡，每日坐在這樹下歇涼，不曾用鐵釘將這樹釘死。這日，也是他的劫數到了。不知因甚麼事走社壇前經過，見梨樹下已有幾個鄉里人就地坐著閒談。細看那幾個，都是素來會面認識的。那幾個人見是鄧法官來了，齊立起身來笑道：「好幾日不見鄧法官的把戲了，難得今日在這裡遇著，我們正在談論，沒有會尋開心的在一塊兒玩耍，就是人多也覺得寂寞。有你鄧法官來了，我們便不愁不開心了，請一同坐下來歇歇，玩幾套把戲給我們瞧瞧，」

鄧法官笑道：「我玩把戲給你們瞧，你們是開心，只是這們熱的天氣，我不坐著乘涼，卻來玩把戲給你們看，不是自討苦吃嗎？」邊說，邊一同坐下來。眾人問道：「我們聽說瀏陽又來了一個法術高強的人，叫甚麼孫癩子，有一天曾和你鬥法，將你的頭顱扣住不放，害得你出了滿頭的汗，還虧了看的人替你求情，孫癩子才放你走了。這話傳遍了滿城，是不是果有這們一回事？」鄧法官搖頭道：「孫癩子和我開玩笑的事是有的，不過他的本領有限，我並不怕他。那日的事，滿城的人都知道是我差神鷹將頭顱奪回的，誰也沒替我求情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既不怕他，他找你開玩笑，把你的頭顱扣住，你為甚麼不去報復他，使他知道你的厲害呢？」鄧法官道：「他與我無緣，我去找他幹甚麼？」眾人聽了，知道是掩飾的話，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。

其中有一個年老些兒的人，忽向鄧法官說道：「昨日我那鄰居張婆婆的兒子張一病了，原是要請我进城去接你來畫符的，那知道還來不及動身，張一便兩腳一伸死了。」鄧法官問道：「是發了急痧症麼？死得這麼快。」這人道：「要說是急痧症，卻又和平常的急痧症不同。平常的急痧症，多是肚裡痛，或吐或瀉，或是一倒地就人事不知，遍身發黑。張一的病不是這樣，張婆婆說是被狐狸精纏死了。究竟不知是也不是？」鄧法官笑道：「狐狸精纏人，那裡有一纏就死的道理。張婆婆何以見得是狐狸精呢？」這人道：「近一個月以來，張一本來身體瘦弱得不像個人樣子。我雖是和他鄰居，因平日來往不密，也沒人留神他是病了。直到昨日，忽見張婆婆慌急得甚麼似的跑過我這邊來。說道：「不得了，我兒子病得要死了，要請許大叔替我去城裡將鄧法官接來。」我問她兒子忽然得了甚麼病，這們厲害？他說：他昨日起床就如癡如呆的不說話，飯也沒吃多少，剛才陡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也不知是甚麼症候，看神氣只怕是……」

張婆婆說到這裡，即湊近我的耳朵，說道：「只怕是有妖精作祟，非請許大叔去城裡將鄧法官接來，旁人不容易治好。」我聽了覺得奇怪，當即跟張婆婆到他家裡看張一時，果然還倒在地下。要說不省人事，口裡又「哩哩咕嚕」的說個不了。口旁流出許多白沫，兩腳直挺挺的不動，兩手忽伸忽縮，好像要推開甚麼東西的樣子。我看了，也疑心不是害病。因見張婆婆只有這一個兒子了，若張一有個三長四短，眼見得張婆婆非出外討飯不能過活。天氣雖熱，也只得幫他向城裡跑一趟，想把你請去瞧瞧，誰知等我回家穿好了草鞋要走，還沒走出大門，已聽得張婆婆一聲兒一聲肉的號陶大哭起來了。我嚇了一跳，再跑去時，張一竟自嚥了氣了。天氣又熱，張婆婆又沒錢辦喪事。幸虧張婆婆有留著他自己用的一口棺材，地方上人恐怕張一的屍臭了，害得地方鬧瘟疫，就拿張婆婆的棺材把張一睡了，馬馬虎虎的抬到山裡埋葬。張一死後，張婆婆才敢說出來。

原來張一在一個月以前，每夜睡了，就像有人和他在一床說話的樣子。張婆婆聽了，問過幾次。張一隻回說是說夢話，並沒有和他說話的人。張婆婆每夜聽得，越聽越親切。前幾日又問張一，並對張一說：你近來的臉色很是難看，身上也瘦得不成樣子，你若再隱瞞不說出真情來，豈不是害了自己。張一知道瞞不過，才說：有個姓黎的姑娘，就住在這個社壇不遠，年紀□六八歲，生得美麗非常，在一月以前，因那日天氣熱的厲害，張一打從城裡回家，因喝了幾杯酒，走到社壇，天色已黃昏時候了，酒湧上來，覺得身子疲乏，就坐在這一棵梨樹下歇息歇息，剛待合上兩眼打一回盹，忽覺有人在肩上輕輕拍了一下，驚醒看時，乃是一個姑娘。這姑娘就是姓黎的，問張一為甚麼坐在這裡打盹？張一見了女人，素來是歡喜偷偷摸摸的，大約當時見了這姓黎的姑娘，就幹了不顧廉恥的事，並且還約了每夜到張家相會。張婆婆心裡疑惑是狐狸精，口裡卻因張一吩咐了，說黎姑娘是不曾許配人家的姑娘，每夜來張家的事，不能使外人知道，遂不敢向人說。直到昨日張一快死了，還不敢大聲說妖精作祟的話。那妖精說住在社壇旁邊，我想我們不是時常在這樹底下乘涼嗎，有誰見過甚麼妖精呢，據你看，張一究竟是不是妖精害死的？」

鄧法官聽了，冷笑道：「黎姑娘竟敢是這般作祟害人，我真不曾想到。可惜許大爺昨日不到城裡接我，」這姓許的答道：「我還沒走出大門，張一便已嚥了氣，還接你來做甚麼呢？」鄧法官道：「在斷氣一個時辰以內，我還有法可設。這雖是張一該死，但是，妖精也實在太可惡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問道：「到底是一隻甚麼妖精？是狐狸精麼？」鄧法官生氣的樣子答道：「那是什麼狐狸精，老實說給你們聽吧。」說時，伸手向老梨樹一指道：「就是這棵梨樹，年久成了妖精，大約張一那次坐在這下面打盹的時候，因喝醉了酒，心裡有些胡恩亂想，所以妖精能乘虛來吸取他的元陽。」眾人都吃了一驚，一個個抬頭望著梨樹出神。姓許的「哎呀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這卻怎麼了，這梨樹正在大路旁邊，來來往往的，在這下面歇息的，每日不知有多少，誰知道坐在這

裡，心裡便不能胡思亂想，將來不是還要害死好多人嗎？」

鄧法官道：「這事我不知道便罷。既知道了，豈能袖手旁觀。我到瀏陽，已不知道釘死了若干樹木，只這梨樹我沒下手。就因為他生長在大路旁邊，枝葉茂盛，可以留給過路的人乘涼避雨。於今他公然敢出來興妖作怪，我怎肯饒他？」旋說，旋從懷中探出一口寸多長的鐵釘來，口中唸唸有詞。彎腰拾了一個鵝卵石，將鐵釘釘入樹身。回頭向眾人說道：「你們瞧看罷：到明天這時分，便教他枝枯葉落，永遠不再生芽。」姓許的向樹身端詳了一會兒道：「依我看像這們大的梨樹，就用刀斧劈去半邊，只要在土裡的根沒有傷損，也不至於枝枯葉落。這一點兒長的鐵釘，僅釘在他的粗皮上，不見得能教他死。」鄧法官笑道：「你不信，明天來瞧著便了。」眾人接著又談論了一會，才各自散回家去。

次日，鄧法官也覺放心不下，知道這梨樹不比尋常，恐怕真個一鐵釘釘不死，給地方人看了笑話，親自走到社壇來探看。只見昨天在場的幾個人都已來了，齊起身迎著鄧法官道：「你看，這樹的枝葉，果已枯落得不少了，大概是因這樹的年數太深遠，生氣比尋常的樹足些，所以一日工夫，不能教他完全枯落。」鄧法官抬頭細看那蔭庇數畝的枝葉，已有一大半枯黃了，心裡也認眾人所道的不錯，連忙點頭道：「是生氣太足，枝葉太多的緣故，任憑他的命根有多們長，也挨不到明天這時分，不愁他不死個乾淨。」於是大家又坐下來談話。

正談得高興，忽有一個年約三□來歲的婦人，肩挑一擔蔑籬，緩緩的從城裡這條路上來，那婦人身上衣服雖是破舊，倒洗濯得很清潔，一望就使人知道是個農家勤奮的婦人。肩上擔子，似乎有些分量，挑不起，走得很疲乏的神氣。走近社壇，便將擔子放下，離眾人遠遠的坐著休息，籬上面有蓋，看不出籬裡裝的是甚麼東西，眾人看這婦人的容貌，倒生得甚是齊整，眉梢眼角，更見風情。不由得幾個悄悄的議道：「這婦人沒有丈夫的嗎？怎麼一個女人，會挑著籬筐在外面走呢？」鄧法官低聲問姓許的道：「你們也都不認識這婦人是那裡的麼？」姓許的點頭道：「且待我去問問她，籬筐裡甚麼東西？挑到甚麼地方去？」

說著，從容起身走過去，陪著笑臉問道：「請問大娘子，這籬裡挑的甚麼東西？從城裡挑出來的麼？」婦人也不抬頭看姓許的，只隨口應道：「半擔宜昌梨子。」姓許的聽了是宜昌梨子，很高興的接著問道：「挑回家自己吃嗎？」婦人微微的歎了一聲道：「我若有錢能吃半擔梨子，也不自己挑著在路上走了。」姓許的道：「不是自己吃，是販來到鄉下發賣的麼？」婦人低頭應是，顯出很害羞的樣子。眾人中有一個二□多歲的後生看了，心裡不免衝動起來，也走過一手將籬蓋揭開，說道：「好宜昌的梨子，賣多少錢一斤？」婦人躊躇道：「不好論斤的賣。大的賣三文錢一個，小的五文錢兩個。」後生拈了兩個，在手中掂了掂輕重道：「大的兩文錢一個，肯賣麼？若是兩文錢一個能賣，我就做東。這裡共有八個人，□六文錢賣八個，大家解一解口渴。」婦人搖頭道：「兩文錢一個買我的小的，我都貼本。兩文錢一個，只能由我揀選最小的。」後生伸手在籬裡翻了幾翻道：「□分小的倒少。也罷，就由你親手揀選幾個看看。」後生一說做東的話，大家都歡喜得甚麼似的，登時圍住一擔籬筐，想吃不花錢的梨子。

鄧法官素來不能看見生得標緻的婦人，一見了標緻的人，渾身骨頭骨節都和喝了酒的一樣，不得勁兒，定要逗著那婦人，說笑一陣風情話，才開心快意。不然，便得使用法術，害得那婦人當眾出丑，羞忿得無地自容。平時既習慣了這種行為，此時自然也改變不了。見婦人從籬裡拈出一個最小的梨子，遞給那後生。後生搖頭不接道：「這個太小了。你賣我兩文錢一個，像這們小的，也值得兩文錢嗎？」婦人還不曾回答，法官已笑嘻嘻的說道：「由大娘子親手揀選的，你如何還說值不得？大娘子若肯親手送到我口邊，那怕就教我出□文錢一個，我也說值得。」後生笑道：「你不出錢，專說便宜話，有甚麼不值得。」鄧法官道：「你以為我不捨得花錢麼？這樣小東西，算得甚麼，你們大家儘管吃罷。三文一個也好，五文兩個也好，你們儘量吃便了。看共吃了多少？由我還錢就是。」姓許的笑道：「鄧法官說這話是要作數的，我們不講客氣。」

鄧法官也不回答，伸手揀大梨取出來，每人兩個分送了。後生接了梨子，笑道：「我們不妨就是這樣吃，只是鄧法官說過了，大娘子若肯親手拿梨子送到他口邊，他出□文錢一個。大娘子就使一個送到他口邊罷，這有甚麼要緊。送到口邊，和送到手裡，有何分別，大娘子既辛辛苦苦的出門做這種小生意，只要伸一伸手，就多賺幾倍的錢，出錢的說值得，賺錢的難道反不值得嗎？」婦人含羞帶笑的望了鄧法官一眼道：「那有這們呆的人，我的手上又沒有蜜，送到口邊與送到手上，不是一樣嗎？為甚麼肯多出幾倍的錢？」鄧法官道：「我的話倒不是騙你的，我歡喜你親手送到口裡，覺得好吃多了，你真肯拿著給我吃，不用我自己動手，就要我吃一個算四人的價錢，我也情願。你不信，我先交錢，後吃梨子，還怕我說假話騙了你麼？」姓許的指著鄧法官，向婦人說道：「我能擔保他決不騙你，他是城裡有名鄧法官。你是個鄉下居住的人，不曾聞他的名。若是住在城裡的人，便是三歲小孩，提起了鄧法官三個字也知道。」婦人點了點頭，向鄧法官打量著，笑道：「你的手又沒害病，無端的教我拿著給你吃，這們多的人看了，不是難為情嗎？」鄧法官道：「有甚麼難為情，快拿給我吃罷！你看，他們每人吃一個，已將吃完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腰裡掏出一把散錢來，約摸也有七八□文，安放在籬筐蓋上。婦人笑道：「何必認真先拿出這些錢來，你既定要吃我手上的，也好，我就拿給你吃罷。待我選一個頂好的出來。」在籬筐裡翻來覆去的挑選了一會，果選了一個茶杯大的梨子，用自己的衣袖揩抹一陣，真個笑盈盈的送到法官口邊。不知鄧法官究竟吃了這梨子沒有？且待下回再說。